

特稿

追念秉明 ——在熊秉明葬禮上的講話

● 楊振寧

秉明是一位極少有的多才藝術家。他的雕塑、繪畫、詩與書法理論都將傳世。

秉明和我七十多年的友誼也是極少有的。我們有許多共同興趣。中西文化的對比，美在科學裏面與藝術裏面的異同，我們父輩中國知識份子的心情，清華園的童年，等等，等等，都是我們談話的題目。多次我們開始寫下來我們的談話，可惜都沒有完稿。

今年7月底我在倫敦參觀了討論馬蒂斯 (Henri Matisse) 與畢加索 (Pablo Picasso) 相互影響的雙人展。展覽最後引用了馬蒂斯晚年畢加索給他寫的幾句話，畢加索說我們要趕快，已沒有很多時間向彼此傾訴了。我看了抄下來立刻寄給了秉明。這封信恐怕還在他的書桌上。

近年來，秉明日益覺得時間緊迫。在80年代為吳冠中畫展寫的序中他說：



2002年7月攝於巴黎郊外梵高 (Vincent van Gogh) 墓地。左起：熊秉明、楊振寧、熊陸丙安。

2002年7月攝於熊秉明在巴黎郊外家中。



我們六十出頭了，好像老了，好像剩下的日子不多了，又好像還很年輕，才從嚴冬的凍結中跳出來，精神抖擻，對未來有重重計劃，

捲起袖口，臂膀的肌肉猶實，我曾寫信給一個在自貢翻譯西洋哲學史的老同學說：「我們這一代的話還沒有說完。」

確實沒有說完。二十多年來他寫文章、寫書法理論、寫詩、寫詩評、作畫、做雕塑、做鍛鑄。

他的文章、他的詩、他的雕塑，都是千錘百煉，敲打出來的。

在北京中國現代文學館陳列的大型魯迅頭像就是秉明的傑作。魯迅的深沉、魯迅的倔強都被他錘打出來。

秉明的《母親》是他母親的頭像，也是世界所有母親的頭像。

秉明在南京大學陳列的大型銅牛《孺子牛》深刻地塑造出了二十世紀中國知識份子的自我認識。

秉明和我是同一時代的人，同一個大時代的人。我們都有話要說。我們走了不同的道路，採用了不同的語言，但是我們要說的卻有同一底線。請看他的一首詩：

靜夜思變調

——序

大詩人的小詩，
從橡筆的毫端落出來，
像一滴偶然，
不能再小的小詩。
而它已岸然存在，
它已是我們少不了的，

在我們學母語的開始，
在我們學步走向世界的開始，
在所有的詩的開始，
在童年預言未來成年的遠行，
在故鄉預言未來遠行人的歸心，
遊子將通過童年預約的相思。

在月光裏俯仰悵望，
於是聽見自己的聲音伴着土地的召喚，
甘蔗田 棉花地 紅色的大河，
外婆家的小橋石榴……
織成一支魔笛的小曲。

甘蔗田，棉花地，紅色的土壤
是雲南省彌勒縣秉明父親和母親的
月光下的故鄉，是世界所有遊子的
故鄉。

2002年12月20日，巴黎